

研修
思

在AI时代,重寻“人之为人”的教育

□欣棠

合上熊培云先生的《人的消逝》一书,扉页上那句对“人之为人”的沉重叩问,仿佛还在寂静中回响。恰在此时,我脑海中浮现出在重庆谢家湾小学观摩学习的点滴。两股思绪,一个来自纸页间的哲思,一个源于校园里的鲜活实践,竟在某个维度上不谋而合,交织成我——一名身处教育变革浪潮中的普通小学语文教师——内心最为真切的困惑与求索:当教育的天际线被“智能化”“数字化”的霓虹点亮,我们该如何守护那盏名为“人”的灯火,不让它在技术的眩光中悄然暗淡?

熊培云在书中警示的“人的消逝”,并非指肉体的湮灭,而是指人之独特性、主体性与精神深度,在某种同一性力量下的淡化与隐退。反观小学教育,当AI能快速生成教案、批改作业,我们的教育重心是否正从呵护童心、启迪灵性,滑向追逐标准答案与效率指标?这正是我初闻“教育数字化”时,那份欣喜之下潜藏的、挥之不去的隐忧。

在谢家湾小学见闻,以及陈雪原主任那句“AI赋能教育以

技术,教育赋予AI以灵魂”的提示,像一束光,廓清了迷雾,也指明了或许可行的路径。在那里,技术并非高高在上的主宰。我看到的,不再是“人围绕机器转”的炫技展示,而是“技术润物细无声”的支撑与服务。技术在这边,更像一位耐心而渊博的助教:它拓展了课堂的边界,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路径,但教育的灵魂——价值观的萌芽、情感的联结、思维的碰撞,其点燃者与守护人,依然是我们教师,以及每一

个作为主体的孩子。

这让我深刻体悟到,应对“人的消逝”之风险,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与运用技术。真正的“数智化”,绝非用统一的数字标尺去裁剪各不相同的童心;恰恰相反,它对我们“育人者”的功底与情怀,提出了更深、更暖的要求。AI可以快速罗列《一个粗瓷大碗》中的生字词和段落大意,但它无法替代教师对教材的“深挖”;同样,AI可以记录孩子线上答题的正确率与速度,但它无法完成对“学情”全面且富有温度的“把握”。

因此,我越发感到,在AI时代,小学教师的角色不是被简化,而是在转型中越发重要。我们从“知识的传授者”,必须更坚定地走向“童年的守护者”“思维的点燃者”与“价值的播种者”。我们要做的,是运用AI承接机械作业之“繁”,从而腾出更多时间,深耕与孩子共读对话之“深”;是利用技术提供个性化资源之“便”,进而更精心地设计促进合作探究与创意表达之“实”。小学语文教学的核心,或许正在于守护那份技术难以复制的“童年质感”——语

言的趣味、故事的魔力、天马行空的想象,以及情感的自然流露。

回到熊培云先生的忧虑,“人的消逝”始于独特性的泯灭。小学教育,正是塑造并呵护这份独特性的关键起点。它通过质朴而深刻的故事、真诚的交流、充满尊重的引导,在孩子生命的最初阶段,奠定其主体意识的基石。技术,用得其所,便是为这片成长的苗圃引入智能灌溉的阳光雨露;用之失度,则可能催生出整齐划一却失去韧性与色彩的“塑料花朵”,失去生命本真的活力。

“AI赋能教育以技术,教育赋予AI以灵魂。”此言如钟,清音悠长。它提醒我们,在这场教育变革中,最宝贵的投入,并非最炫酷的软硬件,而是我们对“启蒙者”角色的深刻认知与终身修炼。我们要用自己理解、对文本的感悟、对“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”的敬畏,去驾驭技术、润泽灵魂,引导每一个小小的心灵,在数字世界的纷繁光影中,依然能清晰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,勇敢探索并热爱这个真实而温暖的世界。

心有韧性,自有光芒

——一名心理健康教师的陪伴感悟

□史思琪

日子里总藏着这样那样的小波折,于孩子而言,最寻常的莫过于被同伴误解。有的孩子能主动说出自己的感受,学着换位思考;有的孩子却默默封闭自己,把委屈藏在心底,连主动开口倾诉的勇气都没有。

起初我总在思考,这份差异究竟源于何处?后来在一次次辅导与陪伴中慢慢明白,这无关性格外向与否,无关懂事与否,核心在于心底那股“能扛事、能反弹”的力量—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理韧性。它不像棱角分明的铠甲,更像一根柔软却坚韧的心理弹簧,平日里藏在心底,看似不起眼;可当困境来临,有的人能轻轻按下,再稳稳反弹;有的人却一压就垮,难以复原。

深耕心理健康教育这些年,我越发清楚,心理韧性从来不是天生的,它更像一株需要滋养的小苗:既需要自身扎根土壤,长出向上的力量;也需要外界的阳光雨露,给予支撑与温暖。这恰如积极心理学所传递

的智慧——不是强迫孩子“坚强”,而是要教会他们,在逆境中既温柔接纳自己的脆弱,又勇敢积蓄前行的力量。

想起我陪伴过的孩子们,那些心态开朗的,往往都有一套自己的“自愈小方法”。有个一年级的小姑娘,在一次小组展示时紧张到忘词,坐下后红了眼眶。可没过多久,她就主动说:“老师,我下次想再试一次,我可以提前多练习几遍。”她没有因一次失误就否定自己,反而把它当成了突破自我的契机。这大概就是成长型思维的模样——不纠结于已然发生的遗憾,只专注于可改变的未来。

五年级坚持来我这里做心理辅导的两个孩子,是好朋友。其中一个姑娘总把“班里同学都不喜欢我”挂在嘴边,而另一个姑娘恰恰相反,从不会把别人对自己的评论放在心上,只笑着说一句“我管他呢!”通过多次深入交流,我越发觉得,孩子的心理韧性,从来不是

孤军奋战的结果——家庭的温暖、学校的包容,都是最坚实的后盾。如果家长能在孩子胆小沮丧时,不指责他(她)“没用”,只是轻轻抱一抱他(她)说:“妈妈知道你有点害怕,没关系,我们慢慢尝试。”这样简单的一句话,比任何说教都有力量,它让孩子明白,困境不可怕,总有人会一直陪着他(她)、支持他(她)。这种被接纳、被尊重的感觉,会在孩子心底种下安全感的种子,让他们有勇气面对更多挑战。学校的包容,同样重要。孩子们把自己的困惑、委屈匿名写下来,投进“解忧信箱”,我们一起来讨论解决办法。有孩子写道:“我总是写不好作文,觉得自己很笨。”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有人说“多练几次就好了”,有人说“我可以教你怎么写开头”。这种彼此陪伴、互相鼓励的氛围,就像一束光,照亮了每个孩子的内心。老师的一句具体肯定,同学的一次热心邀约,都能让孩子感受到“我能行”,慢慢积累起面

对困境的底气。

此外,我也会带着孩子们开展心理团辅活动,一起做合作游戏、分享心情故事。看着孩子们在互动中慢慢打开自己,听着他们说“原来被人理解这么温暖”“帮助别人真的很快乐”,我忽然明白,心理韧性的培育,还需要让孩子找到自身的价值。当他们意识到,自己的小小行动能给别人带来温暖,能为身边的人做一点小事时,心底就会生出一股力量,这份力量,足以支撑他们走过人生的低谷。

如今,看着身边的孩子们,有的在困境中慢慢成长,有的在陪伴中逐渐坚强,我越发坚信:每个孩子都拥有“反弹”的力量。作为心理健康教师,我愿以温柔接纳他们的脆弱,用科学引导他们成长;也愿家庭、学校、社会携手,为他们编织起一张温暖的支持网,让每个孩子都能在人生的风雨中,长出属于自己的韧性,带着这份力量,从容前行,自有光芒。

教育在守正中创新

□李文送

2025年6月,我们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工作室主持人(物理化学生物班),赴江苏省南京市和无锡市开展了为期6天的省外研修学习活动。在6天的行走与学习中,我深深感受到,陶行知先生、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“杨瑞清”们,以及江苏的教育同行们,生动演绎了一个共同的主旋律——教育在守正中创新。

教育为什么要守正?《易经》有云:“蒙以养正,圣功也。”这昭示着教育应坚守“童蒙养正”的初心。我以为,就学校教育而言,从学生踏进校门的第一天起,就应为他们提供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正确教育,以正其心、以正其德、以正其言、以正其行,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和价值观,进而找到自身的正确志趣与志向,成长为有正气、有正能量,且能为国家和民族立功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教育究竟要守什么样的“正”?从2025年6月22日在南京市浦口区行知教育集团,聆听杨瑞清校长的分享《走在行知路上,创造精彩人生》、参观南京陶行知纪念馆,到6月25日在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,听取该校党委书记张军的介绍《志洁行芳践行育人使命,振铎铸薪培养家国栋梁》、教学名师陈廷华的交流《基于“具身创造式学习”模式的名师工作室团队研修的新范式》,再到6月26日江苏省天一中学校长陆峰磊关于《拔尖创新人才基础培养的天一实践》的展示,我们似乎都能看到教育所要守的“正”——杨瑞清校长笃行40年的行知之“正”,辅仁高级

中学“明道进德,造就君子”的育人之“正”,天一中学以“诚”为训、秉持“天一生水,天人合一,生生不息”的办学之“正”。概括而言,教育所要守的“正”,包含为人之“正”、为学之“正”与为事之“正”。

正因如此,杨瑞清校长在进城与回乡之间选择回乡,在从政与从教之间选择从教,在解聘与坚守之间选择坚守。这三个“选择”,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乡村教师不可替代的价值——为中国教育托底。不补上乡村教育的短板,就永远没有中国教育的高质量发展。守正,就要看到自身价值,做到扎根坚守。天一中学认为教育的应然与必然,是实现学生心智的全面成长,引导学生追求有意义的人生、习得干事成事的本领;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,不仅要培育一流考生、一流学生,更要培养一流人才,乃至造就有一流贡献的人。

教育如何进行创新?在6天的学习交流中,我看到江苏教育者们并非死守传统,而是以创新实现守正,彰显教育本色与教育人的担当。杨瑞清校长的讲座以“新”为主线,从新步伐、新视

野到新境界、新征程,每一个“新”都是挑战,这也是他扎根乡村教育40年的奥秘——在坚守中发现、创造新价值。这启发我们,在备课、上课等常规工作中发掘新意、创造价值,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,活出平凡岗位的精彩。

那么,教育何以创新?杨瑞清校长带领的行知教育实验团队40年的耕耘与收获告诉我们:当课程资源匮乏时,要学会联合。他们通过联合,让8棵柿子树承载起成长的激励与期待,让一片小树林写满教育的故事,让8亩小农场成为课程教学的活现场。在观察那片小树林时,他们发现:每一棵树都要靠自己扎根,自主生长;独木不成林,唯有形成共同体、营造良好生态,才能结伴成长;树木有粗有细,竞争法则不可回避,要向上而生;一棵树都不能少,要爱护弱小、向善而行。杨瑞清校长说:“教育孩子,方法很重要,态度更重要。态度一变,方法无限;态度彻底改变,奇迹就会出现。”他还和我们分享了一种花苞心态:用花苞心态看学生,要么是美丽的鲜花,要么是可爱的花苞。“花苞心态,才是真爱;花苞心态,缺点可爱;花苞心态,耐心等待;花苞心态,和谐时代。”对此,我深有感触,“花苞心态”就是接纳孩子不同的成长状态,只要在成长中就是美丽的、可期待的,我也曾提出,教育的密钥就在成长里,唯有成长,才能更好地成全和成就。

师思

我的「留一分」老师

□李亚鹏

我的初中数学老师姓刘,她年纪不大,三十岁出头,教学成绩却常年名列前茅,是我们学校数学学科的带头人。

不知从何时起,有人给刘老师起了一个绰号叫“留一分”老师。这个绰号并无恶意,取自刘老师的口头禅——“留一分钟”。记忆中,刘老师每讲完一个重难点,就会扶一扶眼镜,干脆利落地说:“留一分钟,大家慢慢思考。”接下来的一分钟,她会站在讲台上,或是翻看教案,或是梳理课件。讲台下的同学也各有各的状态:有的静静望向黑板,消化着重难点;有的抓紧时

间补写先前遗漏的笔记;有的趁着这间隙喝上几口水,整理一下文具;还有的干脆望向窗外,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。

起初,我并不理解这样的教学方式,认为刘老师是在“偷懒”。课堂上的每一分钟都很重要,为什么要留一分钟呢?更何况,一节课的重难点不止一个,刘老师有时会停下来三到四次,这都是宝贵的时间。

后来,随着学习的深入,我一度感到学习数学很吃力,甚至有时会跟不上刘老师的授课节奏。这时我才发现,刘老师那句“留一分钟”是多么恰到好处,它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思考与整理时间,让我能够停下来喘口气、歇一歇,为后续的学习积蓄力量。

刘老师还有个特点,批评人时不留一分情面。她常在晚自习突击检查作业,无论理由多充分、身份如何,只要作业不认真,哪怕只少写“解”或“答”,都会被她请到走廊严厉批评,毫不留情。

我曾因病假返校后未补作业,误以为有正当理由不会被批评,却被刘老师单独叫到教室外。她先温和地与我谈心,随后严肃指出我逃避作业的懒惰问题,点出我回避困难的不足。这场谈话让我心服口服,此后我再也没有偷懒“躲作业”。

现在想来,刘老师在背后下了很大的功夫。要知道,她并不是我们的班主任,还任教三个班的数学,同时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,可她却像班主任一样,对我们的种种情况了如指掌,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。时过境迁,大学毕业后,我

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数学老师。不知不觉间,我将刘老师的“留一分钟”方法运用到了我的课堂上——每当讲到重难点,或是学生们露出迷茫的表情时,我会下意识停下粉笔,笑着说一句:“留一分钟,慢慢思考。”同时,我也学会了“不留一分情面”——严肃公正地对待每一位学生,常抓不懈学生的行为习惯。

接触教育行业越深,我越发怀念刘老师。这位“留一分”老师犹如一盏明灯,照亮了我的初中时代,也指引了我的教师生涯。

在一次区域大教研活动中,我偶遇了刘老师。虽然多年未见,我还是一眼认出了她。她依旧梳着当年的马尾辫,只是鬓角、脸庞上沾染了些许岁月的风霜。我强抑住内心的激动,等到活动结束,兴奋地跑到她身边,一时间竟紧张得说不出话。还没等我开口,她就第一时间认出了我:“小鹏?”接着,她亲切地拉住我的手,笑着问:“你当老师了?”我连连应着“哎、哎”,此刻的我仿佛回到了初中时代,又变成了那个腼腆的小男孩。

刘老师的眼睛闪着慈爱的光,一字一句叮嘱我说:“现在的教育形势不同了,教育学生不要像我那时那么严厉,要从学生的内心需求出发,要苦口婆心……”

还没说几句,刘老师学校的大巴车就要出发了,同事们都在催她上车。我连忙掏出手机,添加了刘老师的微信,与她依依惜别。望着大巴车远去的背影,我的内心充满了不舍,还有一肚子的孺慕之情没有诉说……

育人故事

那一脚之后……

□姜怡

课间,我看见几个男孩围在花坛边,低着头,像是在比赛什么。走近一看,他们正在比赛踩蜗牛——谁的速度更快、谁踩得更多。小辰正抬起脚,对准一只蜗牛踩下去,“啪”的一声,壳碎了。“住手!”我喊住他。小辰抬起头,一脸无所谓:“老师,蜗牛而已,踩死就踩死了呗。”旁边几个孩子跟着附和。我看着他们一张张兴奋的脸,心却沉了下去。这些孩子不是天性残忍,而是从未被教过——如何与一个弱小的生命相处。我明白,单纯的批评,只会让他们从“公开踩”变成“偷偷踩”。他们需要的,不是一句禁令,而是一次能真正看见生命的体验。于是,那一脚之后,我决定做一件事。

第二天,我走进教室说:“从今天起,每个人‘养’一只蜗牛。”教室里炸开了锅。“蜗牛?怎么养?”“养来干嘛?”“好恶心啊!”我没有多解释,只说:“给它一个家,好好照顾它三天。三天后,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生命。”孩子们带着任务回家了。有的在小区花坛里找,有的去公园翻草丛,还有的央求爸妈去菜市场买。第二天一早,孩子们捧着各自养的“宝贝”来到教室,小心翼翼地放在窗台上。一向大大咧咧的小辰,双手捧着盒子,脚步轻得像踩棉花:“老师,我的蜗牛叫‘慢

慢’,它昨晚吃了好大一片叶子!”他的眼睛里闪着光,那是从未见过的温柔。

接下来的三天,变化悄然发生。课间,那些曾经在走廊上横冲直撞、追跑打闹的男孩,安静地围在窗台前观察蜗牛爬行。小辰给“慢慢”换了三次水,还上网查了蜗牛喜欢吃什么,甚至把自己的苹果切成薄片放进去。小冉发现蜗牛怕光,用纸板给盒子做了个小窗帘。小宇在日记里写道:“原来蜗牛不是‘恶心的’,它只是长得和我们不一样。它爬得很慢,但从来没有停下来。”还有一个孩子在作文里写:“我的蜗牛今天一动不动,我以为它死了,哭了一场。后来才知道它在睡觉。原来担心一个生命的感受,是这样的。”我读着这些文字,心里暖暖的。教育,有时不需要大道理,只需要一次用心的体验。

后来,我们开了一场“蜗牛分享会”。孩子们轮流讲述自己和蜗牛的故事。小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。他低着头,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:“我以前踩过很多蜗牛,觉得没什么。这几天,我看着‘慢慢’在盒子里爬,它那么小,那么慢,我忽然觉得……它也是有生命的。”他抬起头,眼眶红红的,声音像被什么卡住了:“老师,我想跟蜗牛说声对不起。”教室里安静了片刻,然后响起了掌声。其他孩子也纷纷发言,那一刻,我知道,有些东西已经悄悄改变了。他们不再把蜗牛当作“可以随意踩死的虫子”,而是一个有名字、有习惯、有喜怒哀乐的“朋友”。

放学时,我对孩子们说:“接下来,你们可以决定——继续养,还是把它们放回大自然。”孩子们讨论了一会儿,最终达成一致:放回花坛,那里才是蜗牛真正的家。后来的课间,花坛边再也没有人比赛踩蜗牛了。取而代之的,是几个男生弯着腰,蹲在草丛旁,小心翼翼地把爬到路上的蜗牛捧起来,送回泥土里。我好奇地走过去,问他们在干什么。小辰抬起头,笑着说:“老师,我们在比赛——看谁帮助更多的蜗牛回到自然。”那一刻,阳光正好洒在他脸上。我想起那个曾经抬脚踩碎蜗牛壳的孩子——如今这个孩子正蹲在地上,用双手捧起一个小小的生命。

从比赛踩碎,到比赛守护——这中间隔着的,不过是一次亲身的体验。踩死一只蜗牛只需要一秒,学会尊重一个生命,可能需要三天、三年,甚至更久。作为教师,我们能做的,就是在孩子的心中种下一颗关于爱护生命的种子,然后静静等待它发芽。

